

將軍和詞人

孫立人與孫克寬

(下)

● 孫樹模 (自由作家, 著有歸鄉驚客夢)

大度山中才情橫溢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克寬先生抗戰前為安徽省政府主席吳醒亞所賞識，勝利後受當時內政部部长張厲生所倚重，中年渡海來台，先後為胡秉正與曾約農校長所器重，最後到東海大學執教鞭，才開拓另一番天地。揆其一生，是戰前擔任「百里侯」，旋與摯友王偉俠（曾任中央選舉事務所副總幹事）同在首都南京服官；淞滬戰起，同隨政府播遷重慶；勝利後又結伴凱旋還都，重葺舊巢。故他在「憶王偉俠台北」詩中曾云：

「……天驕動地來。鉅變生海角。負襁別鄉邦。同舟上三峽。黔山山萬重。字水水千折。談諧陪老兵。嘯傲臥風閣。一東千里呼。蒼茫學家室。新政美中興，典章共考索。分剖繡衣符。敢問當道賊。八載老烽煙。鬢髮都零落。江海幸再清。神皋慶光復。拮据營舊巢。飛鳥棲廢堞。」

這是形容八年抗戰前後與其摯友倉皇赴渝與勝利還都的經過。可是未幾內戰烽煙又

起，所以他在這首詩中的後半段又接著說：

「天狗西北流，蚩尤搖帝闕。傷哉十年間，兩遇烽煙酷。瀛島春正長。天吳作浪碧。問字嘲子雲。守雌箋抱扑。攤書與世忘。對酒忽不樂。異鄉去何期。昂首望溟渤。作詩寄君吟。春風迴鬢綠。」

從這一首詩中，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出他半生宦海浮沉，飽經憂患，一朝歸隱山中的點點滴滴。

在大度山中，他治元代文化史事，著有「元初儒學」、「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及「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等專書。

復在教讀之餘，與陳定山、彭醇士、江絮生、臺靜農、周蕪子、成惕軒、巴壺天、徐實圃、韋仲殷、許靜仁、陳含光、徐紆、戴靜山、徐道鄰、孔德成、俞大綱、顧敦錄、于景驥、徐君武、蕭繼宗及張百成諸大家以詩文相唱和，著有「杜詩欣賞」、「海角閒雲散文集」、「詩與詩人」、「劉後村研究」及「蘭廬叢稿」（包括蘭廬詩存）各書。克寬先生在「蘭廬詩存自序」中曾云：

「詩者一人之事也，中情之悲愉鬱暢，遭時之興替升沉，唯此焉發之。」故其「中年以前，衣食於簿書奔走。避亂海外，殷憂無俚中乃稍歌吟其志。又糊食於上庠，間以筆墨與當代士馳逐。……十餘年來，詩文積篋中者盈寸，乃取詩篇抉擇若干首為蘭廬詩存。」茲錄其中數則，以饗中外讀者。

重九山園小集座有定山醇士繼宗及顧敦錄徐道鄰二首

戰伐仍難定。清秋集上方。小園初薙草。詞客此浮觴。九日承平俗。頻年故國傷。登高望不盡。隔海有戈鋌。

一會殊不易。相攜仙侶來。劉樊驚鬢影。高李富詩才。豈止光蓬筆。兼之被晦災。座中皆俊客。朗詠謝公臺。

筆者按：此詩乃文人雅集，齊聚一堂，酒酣耳熱之餘，猶不忘家國之思。

落葉四首有序

荒園秋老。今雨不來。隱几宵長。終風且暴。打門疑客。策策如鳴。抱樹無溫。械械作響。嗟乎此何物耶。昔年種柳

。江潭之紫蓋曾飛。此日攜鋤。樊園之黃昏有約。繁華無幾。搖落深悲。西樓淚賈。昭陽日薄。驚颺作虐。綺夢成空。蓋不獨悟泡電於刹那。或亦感滄桑於身世。拈毫托意。寄思邈然。是為引。欲起騷魂萬古悲。叩窗病葉獨憐誰。看渠宛轉荒原畔。忍記翩翹上苑時。江上潮生怨彈瑟。陌頭春杳盼斑驂。生來薄命知多少。一例楊花與繭絲。

九月清商苦中人。繁柯轉眼即勞薪。早從涼燠窺天意。不分飄零逐路塵。曲裏哀蟬原并命。枝頭啼鳥漫相親。良工莫作傷心畫。黃葉村頭迹已陳。

淚灑珍珠夜寂寥。魂向燕支井上飄。銀漢從長信宮前冷。魂向燕支井上飄。銀漢無聲桐露白。銀絲傳怨玉顏凋。相逢何事偏遲暮。莫話清溪舊板橋。

澹澹明蟾冷清階。傲傲頽影憶宮槐。生涯少日穠華盛。喘息西風蔓草埋。肯傍丹崖弄顏色。祇憑古井訴情懷。題詩舊憶曾候句。地變天荒又虎豺。

落葉詞曾重伯為珍妃作也。
筆者按：此詩工緻如老杜。遙想在落葉蕭蕭之下，雨打黃昏深閉門，心中自別有一番滋味。

遊板橋林氏廢園長句兩首

地坼天傾剩此園。苔封井廢欲銷魂。百年字棟撐奇劫。一種荒寒到寢門。甲午再周人換世。龍蛇交戰我何言。淒然又

作秦淮夢。無數崢嶸水石痕。

十日清遊細雨濛。漁洋佳句蕩層胸。平泉草木衰如此。霄漢樓臺儻再逢。雲物北來方作態。風懷老去已微慵。迴廊小立增遐想。那有春情似酒濃。

筆者按：此詩為廢園舊事兜上心頭，故而與李煜一般，有「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的感嘆。

報端見詩人徐紆見懷即寄

魯酒難甦暮色侵。零丁入海百難禁。箭從弦上長琳輩。家寄江關慘庾心。二十年間名士老。八千里路劫塵深。為誰留滯逢春雨。紙筆鐙前作苦吟。

筆者按：「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徐紆在報端為文懷念故人，孫克寬以詩答之。

徐紆為三十年代風行海內外「風蕭蕭」一書之作者，其他作品如「盲戀」等亦皆先後為邵氏拍成電影，風靡萬千觀眾。

山中人語發人深省

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我與內子司徒雅貞在台北市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婚禮，克寬老伯應邀來北為我主持婚禮。旋我於民國五十九年為交銀在台中籌設分行，數度赴台中，曾往大度山上海大學趨訪，餐後承其贈閱新著「蘭廬叢稿」一冊，並在封裏題跋曰：

「樹模與余十餘年不共杯酌，頃以公務

南來，入山相存，把酒話舊，又宛然屏東蕉風柳雨中情景矣，因題此贈之；事會未可知，況年迫衰暮，又烏可必歟。

今生孫克寬識。庚戌春仲於大度山園。

次年，余接掌交通銀行台中分行，並在逢甲學院兼授「比較銀行制度」(Comparative Banking System)，課餘常順道赴大度山孫府拜望。其時孫伯母已罹患肺癌，常久咳不止。一夕，孫伯伯送余與其夫人合影一幀，並題款曰：

「四十年前曾與尊大人合影，今則玉樹長埋，衰頹亦朽，適與諸子同來，俯仰之間，感慨何似，因持贈之。孫克寬、徐靜宜，一九七一春暮。」

那天夜深，孫伯母並召余至其榻前細聲含淚而言曰：「孫奇旅居海外(按孫奇夫婦殷光霖博士亦係台大校友，其時在加拿大執教)，如我果有不測，請就近多照顧孫伯伯。」其鵝鶼意厚情深，溢諸面表。

按孫伯母原係安徽省靈璧縣縣長之掌珠，孫伯伯於民國二十年左右接掌靈璧縣令時，前任見其文采過人，乃以女許之；新舊兩任縣太爺聯姻，頓成一時佳話。

後孫伯母病重，入省立台中醫院診治，昏迷病榻幾近半年，雖有特別護士看護，孫伯伯在教讀之餘，仍經常在病榻之旁徘徊瞻顧，余亦常於公餘至院省視。某日午後，見孫立人攜其兩幼子(天平與安平)至，此時

將軍已老，加上一襲布衣，眉宇間，已無往日之威嚴矣。「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滾滾紅塵，千古一轍。

孫伯母逝後，葬於東海大學鄰近之玫瑰墓園。

自此，孫伯伯「憂虞常不勝，惘惘不自已」，以致「瘦疑詩作祟，愁豈酒能消」！六十一年乃在東海大學正式辦理退休，次年遠渡重洋，與孫奇夫婦在加拿大重聚，旋移居美西洛杉磯。兩年前，以九十高齡（一九〇四—一九九三）在美謝世，從此一代詞人，長眠斯土。

我於一九九三年赴美途中，聽到孫伯伯魂歸道山的消息，望著機窗外冉冉升起的雲海，不禁悲從中來，百端交集。

返台後，重讀「蘭盧叢稿」，在其附錄「蘭盧駢散文稿」中，發現有「山中人語」一篇，長達兩萬言，都係暮鼓晨鐘之作。

茲節錄其中片段，以俾擾擾塵寰中振聾發聵：

太白酒、工部詩、唐衢哭、摩詰山水，無一非真情之所寄，是以為佳。

天下之最苦者，莫過於哀樂非真，隨人啼笑。故昔人評劣詩謂其「春無草木，山無煙霞」。夫山之美以有煙霞，然後「山氣日夕佳」而「遺我遠此情」也。春之勝在饒草木，而後「大塊文章」始能秉燭夜遊也。今並此兩者無之，是冥漠之長夜與僵死之盤石耳，有何足戀。人具七情，斯足哀樂，是以

定庵詩云：

「客氣漸多真氣少，童心未復夢中身」；擾擾塵寰，安得常在夢中？！

太白酒、工部詩、唐衢哭、摩詰山水，無一非真情之所寄，是以為佳。今之人有嗜酒者，而以為之為羔雁之具；有就詩者，而以為之為邀譽之媒；有感激悲歌者，而非為天下國家；有遊賞出水者，而特為陪宴後車。嗟乎，此間所以無真名士也。「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洪思叻之刺陳眉公，何其酷也！

俞曠達，

俞辛愁，

俞歡笑，

俞悲涼。

詩教以溫柔敦厚為極則，少年時頗不喜之，謂不知戕賊多少靈性，隱蔽幾許真實。閱世既深，迺知天下之事正以言不盡意為妙，試思絕代佳人，幽居空谷，此是何等哀怨，而詩人祇以「萬事隨轉燭」一語概之。使千古讀者，讀洛神賦，祇見其霧鬢風鬟，天寒翠袖之格調。淚耶、笑耶，祇隔一層輕紗。僅見伊人之風姿綽約，起無限遐思妙想。然則中國之詩，真具有嚴重之悲劇氣氛也。投荒蘭足，搔首難言，悲諷詩騷，聊以永日。世有解人，當喻此況。

俞曠達、俞辛愁、俞歡笑、俞悲涼。太白詩篇，十九皆尋仙飲酒，何也，世無知己，不能發明王之寤寐；兵塵搶攘，更屬無以

自全，安得不向此中討生活。

晏元獻「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昔人評之愈冷落而愈風流。寧知其十年外鎮，目盡滄寒，姑作此賺人言語。至於「無可奈何花落去」則哀腸畢落矣。所憾者世無鍾期，鮮知雅調；直認其夢中言語，為真實家風。

兵戎起於議論，

議論起於是非，

是非生於彼此，

彼此存於私懷。

世人皆咎兵戎之起端，蕪太平之世運。

寧知兵戎起於議論，議論起於是非。是非生於彼此，彼此存於私懷。以是相緣相染，乃至大禍之成。此佛家所謂因緣相生也。誰能靜之，惟應之以冥默，洽之以玄同。莊子假仲尼曰：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攻也，而況今之人乎。」

嗟乎，其言何其哀也。禮生於分，刑起於爭。無分無爭，天下乃寧。世之君子，曷亦反其本乎。

論事易，

治事難；

做人易，

處人難。

論事易，治事難；做人易，處人難。昔者吾友某公，嘗慨然言之矣。天下事傍觀易明，當局則懵。尤其事後尚論，鮮不頭頭是

道。身入局中，利害奪其胸，恩怨蔽其明。斷之不審，不鹵莽操切，則優柔受制。成敗只在須臾耳。殊未可毛舉細故。詆訶當事也。夫做人不過溫良恭儉，樸誠不苟而已。其鍵操之在我。我苟不為小人，誰能強之。若處人則大不易矣。己為君子，誰願意為小人。好事亦不易做，何況壞事。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無論矣。曲意調停，翻啟猜疑。動相唯諾，又易被指邪柔。馴至「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豈不哀哉。古人惟狄梁公處宮壺疑難之間，而不喪所守。郭汾陽當群小披猖之會，而克保功名。復乎遠已。

一暴而十寒，
朝華而夕拾。

此間地氣殊暖，雖在秋末，花木尚可移植。惟灌溉須勤耳。隣牆之側，芙蓉一株，已瀕憔悴。憐之為移於吾圃。溉之不已，竟發新芽。盎盎有生意，信天無棄才也。初來此山，四望童禿，今皆蒼鬱，人家栽培者不論，即野生相思樹，亦鬱鬱成林。信乎所謂「牛山之木常美已」。人無才不才，置之善處，自能長育。奈何斲削者多，而護持者少。一暴而十寒，朝華而夕拾。臨事顧嘆曰：「無才、無才」。庸詎知多少人才，已潛遭斬伐盡矣。

縱觀克寬先生之詩文，誠如其評中唐詩人言，「清而不麗，哀而不傷」。

吾人拜讀之餘，更覺其「高亢悲涼，聲情悽愴」。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